

# 现代日本的新宗教

金 励●著



1200413950



金  
勳 ● 著

# 现代日本的新宗教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日本的新宗教/金勋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10

ISBN 7-80123-319-0

I. 日... II. 金... III. 宗教 - 研究 - 日本 - 现代 IV. B929.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9832 号

**现代日本的新宗教**

**金 勋 著**

---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0(编辑部)

**责任编辑:** 霍克功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刷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75 印张 194 千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80123-319-0/B·56

**定 价:** 15.80 元

---

本著作的出版,得到“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的经费资助。

# 序

在宗教研究领域内，现代新宗教的研究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新宗教是相对于传统宗教而言的，是现代社会经济、科技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和高度紧张，以及社会文化日趋多元化、世俗化等等现实的产物。这些新宗教的历史都不长（最长的也不过一百余年）。然而，它发展迅速，教派名目繁多，教义标新立异。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世界各种新宗教约有二万多种，信徒约一亿多，已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文化现象和宗教力量。

日本素有“宗教大百科”的称号，历史上就曾活跃着诸多宗教，而近代以来兴起的新宗教，其教派数量之多，社会影响之深广，在世界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因此，研究日本的新宗教，对研究世界新宗教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金勋博士曾多年在日本进行文化学术方面的交流、研究、教学活动。近年来特别关注日本新宗教现象。于

是,他利用 2000~2001 两年在日本学术交流与研究的机会,收集了大量有关日本新宗教的原始资料和研究成果,并与多位研究新宗教的日本学者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2002 年初,金勋博士回国后,即于教学之余继续把所收集到的有关日本新宗教的各种资料进行整理、研究,并开始撰写这部著作。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一部名为《现代日本的新宗教》的书稿终于完成,可以付梓了。

金勋博士这部关于现代日本新宗教的研究著作,是国内第一部相关领域的专著。作为开拓性的著作,只要能够把现代日本新宗教的一般情况介绍清楚也就可以了。但金勋博士的这部书没有停留在这一层次上,而是从新宗教概念的界定、新宗教产生的原因、新宗教的基本特征、新宗教的社会功能、新宗教与传统宗教的关系、新宗教与民众宗教的关系、信息化全球化与新宗教、日本民众宗教意识的变迁与新宗教等等众多的理论问题入手,来剖析现代日本的新宗教。作者的论述资料充实,分析入理,对认识现代日本新宗教,乃至世界各种新宗教都有极大的启发。因此,金勋博士的这部著作是一部既有丰富可靠史料,又有深入理论分析的高水平学术专著。

由于各种新宗教大都与现实社会政治、民众生活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情况十分复杂。再加上有些新宗教教义、教规和活动样式的多变性、隐秘性等,对它们的研究分析有相当的难度。有的可能一时还很难与危害社会与民众的邪教区别开来,有的将来也有可能会演变成邪教。因此,对新宗教必须进行跟踪研究,才能随时掌握新情况

和新趋势，调整我们对各种新宗教的认识。金勋博士的这部专著，只是对现代日本新宗教研究的一个开始，相信他今后随着史料的进一步充实，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一定会有更出色的作品贡献给世人。

楼宇烈

2002年8月15日

# 目 录

序 楼宇烈 / 1

绪 论 / 1

**第一章 日本传统宗教的源流及其现状 / 13**

第一节 神道与神道系诸教团 / 14

第二节 佛教与佛教系诸教团 / 19

第三节 基督教与基督教系诸教团 / 27

**第二章 社会变革与新宗教 / 32**

第一节 日本的新宗教 / 33

一、新宗教界定 / 33

二、新宗教的发生原因及时期 / 39

三、新宗教的系谱和类型 / 43

第二节 新宗教的基本特征 / 48

一、教祖与信徒 / 48

二、主要教说及其思想来源 / 50

三、教团的形成及其组织机构 / 54

**第三章 后现代与新新宗教 / 58**

第一节 何谓新新宗教 / 59

2 · 现代日本的新宗教 ·

第二节 新新宗教的基本特征 / 61

第三节 世俗化与新新宗教 / 65

**第四章 现代日本民众的宗教意识 / 70**

第一节 日本民众宗教意识的变迁 / 71

第二节 宗教热与新宗教 / 74

**第五章 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新宗教 / 87**

第一节 信息化与新宗教 / 88

第二节 国际化与新宗教 / 92

**第六章 日本的宗教法律制度 / 95**

第一节 日本宗教法律制度沿革 / 96

第二节 日本宗教法人法 / 99

第三节 宗教团体的社会活动与非法行为 / 101

**第七章 新宗教的社会功能 / 110**

第一节 新宗教的社会功能 / 111

第二节 邪教的社会危害与对策 / 115

**第八章 日本主要新宗教·新新宗教教团简介 / 122**

第一节 十九世纪末叶二十世纪初兴起的新宗教 / 123

1、黑住教 / 123

2、天理教 / 125

3、金光教 / 126

4、本门佛立宗 / 127

5、大本教 / 129

6、灵友会 / 130

第二节 二戰前後興起的新宗教 / 131
1、創價學會 / 131
2、真如苑 / 134
3、立正佼成會 / 135
4、PL教團 / 136
5、佛所護念會 / 138
6、阿含宗 / 139
第三节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後興起的新新宗教 / 141
1、GLA綜合本部 / 141
2、崇教真光 / 142
3、斯光光波世界神團 / 143
4、奧姆真理教 / 144
5、日本聖道教團 / 146
6、幸福科學 / 147
第四節 侵入日本的外來新宗教 / 148
1、末日聖徒耶穌基督教會（摩門教會） / 148
2、基督教科學 / 149
3、純福音教會 / 150
4、統一教 / 151
5、撒笛格·拉吉尼茨冥想中心 / 153
6、日本拉埃利恩活動本部 / 153
參考文獻 / 155
附錄一：日本宗教法人法 / 157
附錄二：日本破壞活動防止法 / 202
附錄三：日本宗教法人團體·教師·信徒數一覽 / 215
後記 / 231

## 绪 论

宗教是人类文化史上所独有的极为重要的精神文化现象。它伴随着人类历史进程,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几乎一切领域,诸如政治、经济、社会、道德、艺术等等,影响深远。人类历史已进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但宗教在世界各地域、民族中的影响丝毫没有减弱。甚至在许多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宗教在日本社会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若要了解日本的社会文化以及国民性的一般特征,离开宗教则无从谈起。总体上讲,日本的宗教可分为传统宗教和新宗教。在传统宗教中占核心地位的宗教有神道和佛教。神道作为日本本土生土长的宗教带有浓厚的民族、民俗色彩。由外传入到日本的佛教因其理性特征和信仰系统的高度体系化,在日本人的信仰世界里逐渐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在全面考察日本新宗教状况之前,有必要对日本宗教史整体脉络有一个较清楚的了解。因为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中的新宗教现象,不仅与传统的日本诸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正在续写着日本宗教史的新一页。

当我们提到日本的传统宗教,特别是明治之前的日本的宗教

时,通常指神道、佛教和基督教。如前所述,其中可以称得上土生土长的日本宗教只有神道一家,佛教和基督教皆为舶来品。但这些外来宗教能在古代日本社会占有一席之地有其历史原因。这除了佛教、基督教的自身特征之外,与所谓真正代表日本宗教的神道的诸多因素及其基本特征不无关系。特别是与佛教传入日本之前的神道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学界里,研究神道的日本学者和欧美学者们普遍接受对神道解释的这样一种定式。即外来文化和宗教影响日本之前,神道已渗透到日本社会和文化的诸多领域,包括社会和民众日常生活的习惯,仪礼,信仰等领域。由此认为,日本社会、文化的基本特征皆取决于神道的性质。将神道作为业已存在的不变的统一要素的认识论,时至今日依然支配着学界。笔者在此无意否认神道在古代日本社会所起的作用。但须强调的是,与外来文化或宗教相对峙的时候,神道确实作为统一的整体概念相对应。然而,在古代日本社会很难找到铁板一块的较完整的神道。甚至可以说,这种整体意识尚未形成。神道作为自发而朴素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或作为原始的宗教情感在日本社会传播甚久。然而,尚未提升到理性层面,形成较完备的体系。因此,严格意义上说,古代日本社会有的是“神事”,并非神道。以神道一词来概括古代日本土生土长的宗教则是后来的事。佛教作为高度体系化的宗教传入日本,其影响不言自明。神道在与佛教磨合过程中逐渐完成了其体系化,制度化过程。但其民俗色彩至今依旧很浓重。此外,中国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对神道的形成乃至日本民族历史自觉的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后来,基督教的传入和西方文明的冲击,其影响程度亦不可低估。日本宗教史正是在日本本土信仰与外来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融过程中得以展开的。

这样一来,历史上日本人是信仰神道,还是信仰佛教,还是二者兼信,各自在日本民众精神生活中所占地位如何等等,使许多关

注日本文化的读者迷惑不解。

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日本人生活在民俗的、民族的宗教环境中。在现实生活中,神道对日本人的影响又可以说是绝对的。在某种意义上,把神道称作日本人的宗教还不如说是日本人的生活本身更为贴切。佛教传入之前,勿庸置疑日本人信仰的是诸神。如前所述,那时还没有神道这一概念。后来作为理念和情感寄托,神道在日本民众的心灵深处落下了根。所谓神道,既是“维神”,也是“随神”。因那时没有固定的社殿,每逢祭奠就在所谓圣地摆上供品迎接神灵的降临,按照神的意志推行政治,安排日常生活。这一过程中,人们开始萌生了对创世的神,自然之神或民族之神的信仰。佛教的传入使得人们开始关注更为理性化的宗教。也就是说,佛教的传入导致了这种日本古有信仰的变化。

据传,公元 538 年佛教传入日本。此年,百济圣明王把佛像献给了日本朝廷。这是当时与高句丽和新罗联军进行交战的百济为了答谢日本的加盟而赠送的礼品。

佛教传入之初,佛教虽为“邻国之神”。然而,日本人并未深究佛与当地神的区别,便糊里糊涂地接受了下来。佛教与当地的民间信仰的接触过程中,起初与神道诸神同存,后来一步一步吞噬神道势力范围,扩大其影响。不仅在信仰领域,在社会政治上也逐渐占据了主导权。

推古天皇即位后,开始参与摄政的圣德太子发布了“三宝兴隆”的诏书立佛教为国教。在《宪法十七条》的第二条中写到:“要笃敬三宝,所谓三宝乃佛,法,僧也”。开始受国家保护的寺院逐渐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兴建诸多寺院。虽然佛教在国家的保护下获得了长足发展,同时也受到了国家的诸多制约。譬如,由于僧尼的数量猛增,出家需要官方的许可;为了国家的平安,要求僧侣们诵读佛经,祈愿五谷丰穰,而且禁止对一般百姓的祈愿和教化活动。为统治阶层所利用的佛教,虽然在教化实践上受到种种限制,

但借政治势力扩大了在社会上流阶层的教势。

到了奈良时代,公元 741 年,圣武天皇向诸小国发布了国分寺制度。在各地建立国分寺的同时,投入大量国家财力建造了东大寺的大佛像。在首都奈良大寺院里逐步形成了佛教诸学派,史称“南都六宗”,此六宗指的是三论、成实、俱舍、法相、华严、律宗。

佛教以势如破竹之势发展之际,受到佛教刺激的神道也悄然确立了自己的制度。到了大化革新,神道确立了“神祇官制度”。天照大神为首的皇室的神便成了国家的守护神,同时诸氏族的氏神除本来的功用之外,兼具镇护国家的守护神的功能。在中央政府由神祇官,在地方由国司来管理主持国家礼仪,负责国家的所有祭奠。这样,以皇室为轴确立了作为统一国家象征的神道。

在日本站稳脚跟的佛教,以佛教各学派为根据地开始主动向神道发难。奈良时代中期,神道的神被佛教界解为“护法之神”,即为保护佛法而存在的神。奈良时代末期,进一步认为神也需要佛教的教化和解脱,在祈愿“诸神解脱”的名目下,在神社内建立了祈愿寺,开始了神前的诵经。虽然佛教在政治上得势,但作为日本民众的生活原理的神道,长期扎根于民众之中,为民众广泛信仰,其社会基础远比佛教所想象的深厚。

因此,佛教开始一步步接近民众,渗透、教化民众。到了平安时代初期,佛教以其高超的理论手段提出“佛为神之本体,而神乃佛之表象”,称神为神菩萨。在部分神社除去本殿的神体,供奉所谓本地佛的佛像。所谓本地佛,就是指包括神在内的万物之源之佛。其结果出现了以释迦如来作为本地佛的天台神道,以及统合一切存在的、作为宇宙本体的大日如来为本地佛的真言神道。

这一过程中,神道的神祇官制度也逐渐成熟起来,2861 个神社,3132 个神成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守护神。公元 927 年,政府将这些律令编撰成《延喜式》。

但受佛教文化的影响,日本人的意识逐渐得以开放,赴中国大

陆学文求法成为时尚。在此背景下,最澄创建的天台宗和空海创立的真言宗导引了平安时代的佛教界。两人皆留唐学密宗归来开教。最澄在比叡山建立了延历寺,空海在高野山建立了金钢峰寺。在最澄和空海二人领导下,教团兴盛,影响广泛。

为了摆脱特权阶级的政治束缚,普渡众生,净土宗的开祖法然从天台宗比叡山下山传法。继法然之后亲鸾也从比叡山下山了。这一时期,佛教界人才辈出,热衷于民众教化,形成了诸多独立的宗派。

从南北朝到室町时代,地方的武士和豪族势力发展壮大,农民和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本来由特权阶级独享的文化艺术也开始渗透到一般民众之中。在佛教的影响下,随着世俗文化的抬头,茶道、花道、香道等也开始流行起来。迎合这种世俗的利益和现世的精神生活欲求,以及享乐的追求,在一些佛教寺院中开始出现巫术型的密教传教和现世利益的祈祷,结果僧侣们在经济上得到了实惠,各宗派的教势得到较迅速发展。净土真宗在农民中间,日莲宗在町人阶层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从战国到安土桃山时代,地方的大名、武士、豪族们的内乱持续不断,佛教的各教团也随社会动荡受到了冲击。织田信长为了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削弱强大的大寺院势力,出兵比叡山、高野山以及奈良的兴福寺、石山本愿寺加以镇压。佛教界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到了德川幕府时代,佛教各宗派的教团和寺院基本上被融入到封建统治体制中。1601~1615年间发布的《寺院法度》中规定了本寺末寺的关系、寺格的区别、僧侣的阶级化、教学研究等等。所有的一切被置于幕府的统治和保护之下。

随后,德川幕府镇压了基督教,颁布锁国令禁止外国人自由来往。1640年,在幕府直辖区设置综门改役,制作宗旨人别帐,规定各人所属宗派或寺院,结婚、旅行、就职、移居时必须到所属寺院申

请证明其檀家的寺请证文。这样一来,保护和管制双重制度下的佛教界逐渐适应了檀家制度。拒绝服从幕府的指令,坚持信仰之纯洁性的日莲宗遭到残酷的镇压。檀家制度导致了僧侣们的懒散和腐败,加快了日本佛教世俗化的进程。

另一方面,在幕府的政策下,获得了相对安宁的佛教教团也有一些僧侣专心研究学问和文化艺术,其结果文人学僧辈出。如泽庵、白隐、良宽、隐元等学僧,对日本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于佛教的兴盛,神道黯然失色。然而,到了镰仓时代,开始出现了对抗“佛本神迹”的神道学派,开始从理论上强调神的主体性。以伊势神宫为中心的教学派主张佛和万物的本体应为叫“混沌”的根本神,而不是本地佛。主张“神本佛迹”,并强调通过肉体的净化,纯洁心灵,实现神人合一。这个主张最终确立吉田神道的太元尊神为根本神,并出现主张自己的神由自己来祭奠的神秘主义倾向。到了室町时代,京都的吉田神社的卜部兼俱提倡唯一神道,认为宇宙的根本神——太元尊神是《日本书纪》卷首提到的“国常立尊”,万物是从这个根本神派生的。吉田神道在朝廷和民间获得了不少信众。以此为基础,一方面进行教化活动,一方面致力于神职人员的培养。到了江户时代,神职人员的大多数由吉田神道培养出来。

江户时代前期,儒学神道在思想上也有了显著的发展。儒学者们按各自的方式进行神儒合一的理论研究和宣传。代表性的有林罗山提倡的“理当地神道”,吉川惟足倡导的“理学神道”,山崎暗斋主张的“垂加神道”等等。到了元禄时代,在古典文献学研究风潮下国学盛行。国学者们严厉批评了与儒教、佛教融会于一体的神道说,主张恢复古神道的精神,提倡纯粹神道,强调神道的纯洁,学界称其为“复古神道”。江户时代,社会秩序得以逐渐恢复的同时,古来的祭仪和习俗开始复兴,神道的传统仪式得到较完整的恢

复和整理。

德川幕府时期，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水户学派将其思想中心置于国体明微，皇道第一主义。在否定幕府的同时主张“天皇亲政之正道”。不久，倒幕运动开始。最终，德川庆喜将政权移交给了天皇。

明治维新对日本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广泛的、深刻的。明治政府颁布了新政大方针“五条御誓文”。在太政官七科之上设立了神祇官，以此来试图恢复古来尊崇神祇的风尚。恢复祭政一体的体制后，全国的神社和神主都由神祇官来管理。明治政府所面临的课题是如何把被融于佛教寺院里的连神体都被废除的神社恢复为真正“神栖身的神社”。为此，下令神佛不能混为一谈；从神社搬走佛像和佛具；禁止在神号上起佛号；取消僧位、僧官，使用神主、社人的称号。脱掉法衣，严厉限制穿带风折鸟帽、净衣、白指贯等，并要求那些社僧和别当僧还俗。借此机会，全国各地神社的神官们纷纷离开寺院独立，并以公权为后盾展开了废佛毁寺运动。长期受檀家制度迫害的民众也加入了排佛队伍，其结果不仅破坏寺院设施，不少重要文化遗产，如佛像、佛画、佛教建筑物、佛典等也被烧毁或遭到破坏。

明治三年(1871)一月，明治天皇发布了大教院宣布的诏书。诏书中道：“所谓神道就是尊重神明，爱戴国民。将天神八百万，地祇八百万以及列皇的灵托付给神祇官供奉，以答谢先祖的神灵。希望国民与我一道走神道之路”。这样一来，神道摇身一变成了日本的国教，即大教。国家开始保护神社。为了让民众崇信复古神道，展开了大教宣教运动。明治四年(1872)，把神祇官扩大为神祇厅，后又改为教育省。为了强化宣教，在中央机关新设了大教院，其下又设了中教院，小教院。到了明治七年(1875)，中、小教院多达270多所。

在协助神道对抗外教(基督教)的名目下，佛教也加入了宣教